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六.

甘格不大講話，他喜歡在外面走動。他常去的一個地方，在伊塔勃昂和畢杜巴之間，沿海岸的一處椰林中，一塊宜於露營的空地，是這裡嬉皮的大本營之一。這裡有各形各色的嬉皮，有錢人家的子弟有時也駕了車，攜帶著帳篷器材，來這裡臨時充當「業餘」嬉皮。此外還有來自歐美及國內各地的浪蕩者，他們如同軍士一般，每人各帶一床毯子、一個水壺、一把小刀。白天行李永遠是捲好的，堆在一處，隨時可以離去。到了晚上，則就地將毯子一鋪，幾個人擠在一塊。

不論是臨時逃家的孩子，或是落單的嬉皮，反正沒有人過問，大家毫不拘束，混在一起。有吃就吃，有睡就睡，本著四海一家的精神，也不分什麼你我。正因為誰都沒有，哪個有了，別人也都有份。

到了晚上，只見營火幢幢，大家圍擁成圈，弦歌四起。溫暖的火花奔發了，在各人心頭傳遞著，平安而和睦。若遇到群中有著業餘的表演家，常會將大夥吸引到一處，相聚欣賞。精采的當兒，每每會揚起一片歡笑之聲，渾忘世事的無常。可是，有得有失，這些快樂的靈魂，沒有人不是饑腸轆轆的。

白天也是他們謀生的時刻，海濱大道旁有許多地攤，陳列著嬉皮編織的各種手工藝品。買者多半是過往的遊客，也有些當地的青年，以穿戴這些工藝品為榮。再若沒有一技之長，或果真好吃懶做的，則靜靜地坐在路旁伸手行乞。

在海邊，男孩子在水中捉魚、嬉水，女孩子則負責把魚收集起來，去鱗剖肚。此外，拾貝殼也是她們主要的工作。各式各樣的貝殼，經過分門別類後，在手藝熟巧的嬉皮處理下，鑽洞打磨，串成美麗別緻的項鍊。破碎而色彩鮮豔的貝殼，也可以用來拼成圖案，掛在牆上，這些都是他們主要的財源。

他們沒有貪得無厭的野心，勉強夠上生活所需，工作就停止了。這種生意很不穩定，做好的手工藝品一剎時就賣得精光，大夥便盡情的吃喝，把錢花掉。更常見的是一連幾天都不開張，也沒有人為明日擔憂。好在人類自從舊石器時代以來，在與大自然競爭求生的歲月中，就已經養成了有一餐吃一餐、有什麼吃什麼的習慣。

淺海處有一些小伙子，弓著身體，把頭浸在水中。看到魚時，立刻用雙手猛力連魚帶水向岸邊掀去，揚起滿天浪花。他們身手狡捷，十次之中總有五六次能把魚兒拋到岸上。這兒的魚都不大，頂多不過三、四寸長，在沙灘上努力迸躍著。運氣好的，還能跳回水中。那些逃不過噩運的，在烈日下三翻五跳之後，也就精疲力竭，癱死在沙灘上。

凱洛琳只把死魚撿來堆在一起，她多半的時間總靜靜地坐著，望著海濤。甘格在旁看不過去，走到她身邊，用半生的巴西話說：「那些魚都逃回海裡去了。」

凱洛琳連頭都不抬，答道：「啊，是的。」

「妳為什麼不快點抓住呢？」

「你有權抓，它也有權逃呀！」她的巴西話更是生疏，但表達得極為得體，好像是死背下來的台詞。

甘格默然了，由於語言的隔閡，他們只能用最簡單的話語交談，他知道她是來巴西遊玩的美國人。

甘格參加了這個組織後，特別向東尼提起這事，且對凱洛琳推崇備至。東尼一聽，更是大感興趣，他想會會這位人道的放魚女郎。

東尼交遊廣闊，在沙爾瓦多的嬉皮圈中頗有名聲。他一到椰林，就像花蝴蝶般，到各處與人交際一番，最後才隨著甘格走到海邊。

凱洛琳正專心地撿貝殼，頭髮濕淋淋地貼在曬得發紅的兩頰上。一件灰色的背心，緊緊裹在身上，明顯而起伏的曲線，由頸項向下滑落。短褲下沿散著雜細的線頭，健康的膚色散發出青春的光彩。

東尼一直走到她面前，她卻視若無睹，還在那退落的潮水中搜尋著。一隻玉白色的貝殼在水中翻滾，東尼縱身搶過去，一把拾起，交給她說：「嗨，妳好！」

凱洛琳接過貝殼，連眼皮都沒有眨一下，只用葡語說了聲：「謝謝你。」

「聽你的口音應該是北方佬。」東尼用流利的英語說。

「是嗎？」凱洛琳還在水中摸索，卻也順口用英語回答。

「很不幸，是的！」凱洛琳沒有回答，東尼又接著說：「對我而言，是的！」

她站直了身體，打量著面前這個大鬍子，眼睛睜得老大。她不解地問：「什麼『是的』？」

「妳不幸是個美國人！」東尼故意吊她胃口。

「你不願做美國人？」凱洛琳終於上當了。

「我父母都是巴西人。」

「那麼你生長在美國？」

「不！我在巴西土生土長。」

「啊？那麼……」她不知如何開口了。

「因為我說英語時，常有人把我當成美國人。」

凱洛琳才知道東尼有心賣弄，她笑了，說：「不怪你，你的美國腔很道地，去過美國？」

「沒有，可是人家說我有語言天才。」

「你還有表演的天才呢！」

東尼指著她手中的貝殼說：「這串項鍊一定很美麗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美麗的妳，用美麗的眼光去選擇，還有美麗的手去撿拾，加上我給妳的那個最美麗的貝殼，當然美麗。」

她笑著說：「你的謊話一定都很美麗。」

「不盡然，只有在最美麗的場合才美麗。」

嬉皮吃魚的方法很別緻，椰林附近有的是肥茂的野草，做時先拔些草來，把魚緊緊的包住，再放到火中去燒。待草燒枯了，熟魚泛著草香，別有一番滋味。

東尼吃得津津有味，向做魚的嬉皮建議說：「你們該在這裡開一個餐館，專賣嬉皮魚。」

「啊！太可惜了！」凱洛琳接口說。

「可惜什麼？難道只有你們配吃？」

「不是。」凱洛琳解釋著：「可惜你大材小用，你該去做商人。」

「錯了，商人小用倒有，大材卻無；賣魚可以，吃魚沒福。」

「你說錯了，商人什麼魚吃不到？」

「那麼妳告訴我，這種嬉皮魚哪裡吃得到？」東尼伶牙俐齒的反駁。

這時一陣嬰兒啼聲，吸引了他的注意。只見兩個頭髮一般長的男女，正手忙腳亂地替一個個把月大的嬰兒換尿布。

「怎麼？嬉皮也不能制止人口膨脹？」東尼笑著說。

這時過來一個濃眉大眼的青年，他用著西班牙式的英語說：「巴西人太小氣，他們寧願施捨牛油，也不肯施捨保險套。」

東尼忙伸過手去，自我介紹說：「我名叫東尼。」

「我沒有名字，人家叫我格林哥（西班牙語，意為伙伴）。」

「幸會，你準是墨西哥人。」

「幸會，可是你不像巴西人。」

凱洛琳笑著，對東尼說：「你最好胸前掛個『我是巴西人』的牌子，否則你要受盡侮辱。」